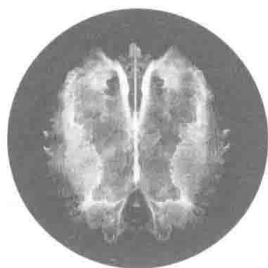


L'HOMME EN
MICROPSYCHANALYSE

微精神分析学

〔瑞士〕方 迪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L'HOMME EN
MICROPSYCHANALYSE

微精神分析学

〔瑞士〕方 迪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s © Silvio Fanti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精神分析学 / (瑞士) 方迪著; 尚衡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3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5662-7

I. ①微… II. ①方… ②尚…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976 号

责任编辑 张 惟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16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0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 数 286 千字

印 数 25,001—30,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中文版序

我住在瑞士的一个村子里，能够通过本书，在这个小小的瑞士的小小的村子和无边无际的中国的无边无际的北京之间架起一座桥，这使我感到非常幸福。

其实，很多年以前，在我的精神里、在我的心里，这座桥早已建起。一九六一年，我受瑞士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邀请去过中国，在两个月内跑遍了 this 辽阔无际的国家。

目前，虚空的思想日益深入科学领域，它是微精神分析学的基础。我甚至觉得，是那些在中国度过的日日夜夜和在中国的亲身感受使我最终确立了虚空的思想。人都是由虚空-能量构成的，正是它把我们联在一起，把东方人和西方人联在一起。我们都来自虚空-能量，这一共同的来源使那些人类至今仍死死抱住不放的所谓区别成为幻影。

借此机会，谨向本书的中文译者尚衡女士表示感谢。

西尔维奥·方迪

一九九二年八月七日

瑞士 古外

一九八八年版序

一九五五年末，在开始构思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思绪难平，反复起草纲要，有了想法就写，写后又扔，好像不是很情愿完成它。几年后，当草纲终于初具雏形时，我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对它非常重视，而且已经开始全面设计伊德或曰尝试本能（Ide）的概念。

当时，我已经开始隐约感觉到虚空的存在，感觉到虚空是世间万物的载体，但是，无论是它的存在，还是它负载万物的功能，都那么令人难以相信和接受。怎样才能与这个历来被人诅咒的虚空沟通？如何表述一个完全产生于人的内心活动的认识？我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尽快确立虚空与尝试本能之间的关系。

一个偶然的机，我重读了自己的作品《在……之后》。我一直认为，这本书是我自己的潜意识几十年探索虚空的显示器。与此同时，我仔细重新阅读了几十份我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进行精神分析时所做的记录。本书中引用的精神病医生、物理学家、医生和女精神分析

学家的话，就是我从这些分析记录中摘出的片断。做这两件事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很快发现了虚空的一般规律（这一发现是在坚持进行长分析的基础上获得的），然后又顺利地发现了死亡-生命冲动，进而发现可以用神经突触表述虚空的创造作用，这一模型既适用于生物现象，又适用于心理现象。

同时，我确定了微精神分析学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我的细胞甚至血液不源属于我；二、我的尝试本能及其能量不源属于我；三、我的所有的梦构成一个梦，这个梦不源属于我。于是我才明白：

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源属于我；

这正是我曾经拒绝、怀疑、犹豫的原因。

西尔维奥·方迪

瑞士 古外

一九八一年版序

不时有人问我：“……精神分析医生也像其他人一样，有欢乐和痛苦吗？……也做梦吗？……一定要目光淡漠才能做精神分析医生吗？……精神分析医生真的是自己有问题吗？……”

如果对弗洛伊德其人有更多的了解，回答这些问题会更有意思。弗氏一定是冷笑着，把他个人的手记几乎销毁无遗。他这样做，不但不会给任何对他感兴趣的人提供方便，而且丧失了自己作为科学家本应保持的中立态度。分析弗洛伊德通信（不仅仅是他与弗里埃斯的通信）可以发现，他不但没有任何超人的地方，而且和你我一样，也有与他人分享幸福与不幸的需要。

至于我自己，我拒绝以精神分析为借口抱怨生活。我喜欢人，尤其喜欢和我一起工作的、接受微精神分析的人和精神分析学家，无论他们是不是医生。所以，在分析场合以外，我平易近人，并为此感到很幸福。

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都是我在构思本书过程中经历

的情感状态（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需要情感？）。二十多年前，在开始构思本书时，我感到思绪难平。总是胡乱涂写一些要点和纲要，然后又扔掉；各种各样的想法不断产生，形成新的要点和纲要，其结局当然是被扔掉，好像是我自己不愿意完成本书的构思。其实，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一件我拒绝接受的事情。终于，十五年前的一天，草图变成了原型；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对它很重视，而且已经在全面设计尝试或曰尝试本能“伊德”（Ide）这一基本概念。

于是，我全力以赴，开始寻找恰当严谨的表达方式。不久，神奇的睡眠不断被来自尝试本能的闪光照亮，渐渐离我而去。我不再接受新的被分析者，并把那些坚持要我做分析的人介绍到我培养出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

正是在这个时候，虚空，令人难以置信的虚空和它所具有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负载万物的功能开始若隐若现，崭露头角。当时我感到非常累，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感到筋疲力尽，在办公室待上一小时便疲惫不堪。而且，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肯定虚空的存在，离不开它，却又不能说服别人接受它。其实，关键在于设法与历来被人诅咒的虚空沟通，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表述一个完全产生于人的内心活动的认识。

在必须确立能量中继站（即虚空中性动力 [Dnv]-尝试本能）的那些日子里，我的睡眠越来越不好，常常突然惊

醒，时而在纽约的地铁里，时而在东京的街头，时而在巨大的岩洞里——洞穴中回响着我的尝试本能接连不断地涌现时发出的声响，还有不知来自何方的、震耳欲聋的嘲笑声。就像弗洛伊德当年面对死亡冲动一样，我感到尝试本能和虚空中性动力是某种不祥之兆。在那种不安与混乱的状态中，我完全拥护中世纪教会烧死预言家和其他穷思竭虑于精神活动的人的做法。

我甚至不再接电话，信件也让秘书处理。我不再接待任何来访，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见，我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竟从此失去了联系。我粗暴地对待自己的本能，使我的自我超我完全失去了重要性，我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随便什么物体没有任何区别。

终于，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即对职业的怀疑。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对一切的怀疑。精神分析学是不是把我引入了歧途？若如此，我有没有权利组织精神分析学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工作？我重读了一九三九年以来我的私人笔记和工作记录，研读各国的精神分析学著作。多么不幸！不知道是传统派坚持视而不见，还是我在异想天开，从形式上看，我们的确有相同之处，但是，从内容上看，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是那么大。

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地打开了卧室里的柜子。那里面放着我学生时代的纪念物：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翻译练习、

84
大学毕业时论帕斯卡尔和博絮埃的论文、一篇在恩基登本笃会修道院用德语写的文章。我忽然想起了伊尔德封神甫，我的哲学老师。为了这篇文章，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你的作业本来不合格，但是我给了你最好的分数，因为你将在生活中经受很多磨难。”在这一夜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生命在流逝，也从来没有重新琢磨过伊尔德封神甫的话。我在自己的文章中读到：

“所有的学者都是神奇的人。他在工作中，在坚持不懈中，在研究中（当年我用的研究 Versuch 一词就是尝试的意思！）产生的未知和犯的错误都是神奇的……

这就是灵魂的学者！他比别人要多问自己一千次‘为什么’，他比其他人要多怀疑一千次，哪怕只是问自己有无必要问‘为什么’……

灵魂的学者自认无知，也不为人知。他是精神的乞丐；他回避人，人们也回避他。除了灵魂与梦，他没有任何其他标记。人们拒绝给予他鼓励和理解，拒绝与他对话。灵魂的学者不会获得诺贝尔奖金，甚至没有奖学金……

真正的灵魂的学者已经全面考查了自己的灵魂，对它了如指掌，因而不囿于对灵魂本身的探求。但是他的灵魂却朝着某一方向继续前进、飞翔、繁殖、解体、死亡、再生？甚至重新开始一切？那还是他的灵魂吗？或已是另

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其实，灵魂的学者已经没有灵魂；也许，灵魂是人忘掉、丧失一切，乃至物质后，所剩的东西；也许，灵魂是虚空之精华……”

1/2

在经过了数月的痛苦之后，那一夜，我第一次恢复了所谓儿童般的睡眠。第二天，我决定重新回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去。这样做的原因并非由于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凭依着弗氏的理论，我至少可以表述自己的思想，享受超越虚幻后的简单与中立。

于是我集中精力做了两件事情：一、反复阅读我的新书《在……之后》，我越来越发现这本书是我探求虚空的第一个潜意识显示器；二、重新阅读几十份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进行微精神分析时保留下来的个人及教学档案。在研究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在俄狄浦斯和恋母情结这两个不同的心理结构后面，确确实实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即尝试。我越了解存在于心理物质组织不同层次上的虚空，这一点也就越明显。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神经症结的消散、与其相伴的高强度心理活动及其伤痕（不再以核的状态存在）在潜意识中的沉积最终会导向对下面三个要点的认识：一、我的细胞、甚至我的血液都不源属于我；二、我的尝试本能及其能量不源属于我；

三、所有我做的梦构成一个梦，而这个梦不源属于我。我称这三点为微精神分析学三要素。

在发现

我身上

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源属于我

之后，我才明白，不久前，在我的身上，不可动摇的虚空—虚空中性动力—尝试本能曾经和我的令人同情的本我—潜意识进行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对于精神和肉体来说，超越潜意识进行探索，很有可能不无危险。

在我“康复”期间，在确立了微精神分析学的三要素之后，我着手设计虚空的能量组织模型。我坚持以长时间分析实践为基础（这一点很重要），终于发现了虚空的一般规律，进而顺利地发现了死亡—生命冲动，最后，我通过神经突触证实了虚空所具有的创造作用，这一模型既适用于生物虚空（细胞、分子及原子等不同层次），又适用于心理虚空。在这以后，我知道尽管自己的命题在阐述与表达上仍有某些不足，但是它是成立的。这一点从精神分析角度也可以得到证实，因为，该命题给我带来的不是狂妄的欢喜，而是一种平静的自足。

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着手从分析记录中摘出一

些片断，准备在本书中引用。主要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医生和一位女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析片断。关于本书中引用的这些分析片断，我想提出四点声明，其中若干点，我已经在《反婚姻》一书的引言中有所阐述：一、用来说明本书理论阐述中某一点的一段分析摘录可以出自不同的分析场次；二、某些摘录带有本书作者的风格，那是作者将原记录从英文、德文或意大利文译成法文时留下的痕迹；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读者会觉得某些引言过于冗长。作者故意保留分析记录的原始长度，以使读者了解在一场长时间精神分析中出现的高强度心理活动的过程；四、引用这些原始材料丝毫不说明作者赞成其中表达的科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观点。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弗洛伊德曾与朋友们津津乐道的心灵感应起作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接受过我分析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古外。他们就在我家里或村里及附近的小旅店里住下来。数月间，二三十位贫富不等、不同年龄的男女使我的家里充满了生气，他们中有医生、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企业家、银行家、商人和大学生。

他们有的整理我的笔记（大约两万页，本书的每一章至少涉及五百页笔记），有的整理我过去关心的问题并把它按主题编目，有的整理我弃置一旁的《精神分析与微

精神分析学词典》的数百个条目，有的把我过去写的书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

他们每天都高效率地工作十六个小时。我很少见到他们，但是我能听见打字的声音，听见他们在我窗下玩滚球。有时，碰巧和他们一起进餐，我不时会因为他们过于殷勤而小题大做发脾气，他们总是很理解地微笑，表现出经过精神分析移情后所具有的宽厚与超然。我敢说，这种移情既平静又强有力。对于他们来说，我已成为一种“在场”，一种母性吉祥有益的在场；而我自己，尽管不断增长的体重严重妨碍我的行动，却在收获生活中随意播下的爱结出的果实。

他们中有一位物理学家。一天饭后，为了给我一些他曾经从我这里获得的力量，他对我说：“依我看，您大大缩小了神秘的范围，和您的发现相比，剩下的未知都是次要的。”我早已过了专爱听奉承话的年龄，不过，听了他的话我相信，无论他说得对不对，这个我曾经深入其灵魂的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这样说的。

法朗索瓦兹也来了。自从她……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从头说起吧。那天，我刚刚向一位女士说过“再见”，她站起来，打开门出去。还没等门重新关上，另一位女士走了进来。她身高一米七五，体重四十五公斤，双手插在风衣兜里，左肩右挎斜挂着一个手提包。她站在那儿一言

不发。我缩在沙发里，穿着厚厚的运动衫，好几天没有刮过脸。我已经连续进行了十个小时的分析，而且还准备继续进行。我没有站起来，仿佛透过云雾看着她，我听见她说：“我从美国来。古外的人告诉我您在米兰，米兰的人告诉我您在尼尔维，原来您在这儿，我来了。”我听懂了，对她说：“我们明晚十点开始。”她低声说：“得谈谈钱的事，因为……”我重复道：“明晚十点！”

她工作得多么出色！法朗索瓦兹，她在这儿，她又回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读校样，轻轻地放好磁盘，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听不到的声音，除了听见她说：“我给您送来了这个……我给您送来了那个……”可爱的、轻盈飘逸的法朗索瓦兹。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有时她看着我，美丽的面庞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他们中还有十三岁时接受过我分析的阿尔贝蒂娜，我的“小仙女”。她在十六岁的时候，曾经面对图兰大学三百名心理学教授和大学生，就“什么是微精神分析”这个题目，即席发挥，做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讲座。在不知疲倦地用打字机打了又打本书的手稿后，一天，她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我还有一些情怨，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在我身上出现了一种不可打破的平衡，一种平平静静生活的幸福感。”说这番话时，她脸上露出一一种几乎让我心酸的平淡和超然……

阿兰也在我的家里。他十二岁时在我这里接受了精神分析。一天下午，他走进我的房间，手里拿着他刚刚完成的图腾与禁忌一览表（这个表的对照分析部分简直可以说是出自一位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行家之手）。看到我呼吸不太舒畅，他说：“先生，您可以平静地死了。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光明。”孩子口中无谎言，他的话简直让我哭笑不得。借这个移情的话题，我反驳道：“蠢材！你为什么把禁忌放在左面，把图腾放在右面？重做这个表。记住，没有人强迫你颠倒一切！”出去时，他两眼闪着狡黠的光，调皮地说：“人不可能一次把什么事情都做好……对吗，尝试本能先生？”他关上门走了。我仿佛看见弗洛伊德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看着我，他似乎觉得这一切很好笑。

引言

精神分析学产生于无数次接连不断的尝试，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他的全部著作由“不断的、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缺乏正确引导的尝试”所组成（E. Jones），这些尝试意味着“发现若干假性真理，随即将其推翻，进行修正和改进，使其复杂化”（J. Laplanche）。¹²⁴

弗洛伊德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进行尝试。一九三八年，他讲话的声音中流露出脑力的衰竭，他自己称其为“赛马前的试跑”。几个月后，他告别了人世。可以设想，假如弗洛伊德没有去世，他的研究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弗洛伊德不会把潜意识视为心理现象的圣龛而止步不前。

超越潜意识，探求心理物质现象的本源与基础，这个愿望最早产生于我攻读医学和精神病学时期，它在我接受精神分析训练期间变得更加明确。后来，当我坐在沙发里，听接受分析者述说时，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我已经开始